

华音流韶之

海之妖

步非烟 著



北大才女笔下的江湖
2005年奇幻武侠扛鼎之作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华音流韶之

海之妖

步非烟 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之妖/步非烟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5. 6
ISBN 7 - 80187 - 721 - 7

I. 海... II. 步... III. 侠义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6419 号

华音流韶之海之妖

步非烟 著

责任编辑:陈晓云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010)68995424 (010)68326679(传真)

发行部电话:(010)68995968 (010)68998733(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www.nwp.com.cn

本社英文网址: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邮箱:nwpcn@public.bta.cn

版权部电子邮箱:rights@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 86(10)6899 6306

印 刷:北京通州兴龙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660 × 970 1/16

字 数:200 千字

印 张:16.125

版 次: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 - 80187 - 721 - 7/1·240

定 价:20.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我是梦中传彩笔 欲书花叶寄卿云(代序)

一个人总得有点喜欢的东西，才可叫做风雅。支遁喜欢马，赵佶喜欢鹰，我喜欢猫。叶公好龙，所用之物无不依龙形；支遁赵佶喜欢马鹰，于笔下显略其意神，大抵千万变化，已蕴涵毫端。我爱猫，却没有这么麻烦，我爱猫，就养一只。多了也不养，因为我怕麻烦。

我养的是只狸花猫，难得的是长毛的狸花，更难得的是四只脚爪的末端通是雪白的，仿佛戴了四只白手套。猫咪到我家的时候很小，连叫声都是奶声奶气的。睡觉的时候总喜欢钻到人的怀里，“咕噜咕噜”满足地叫着。本着《山海经》中诸怪物自呼其名的原则，我们叫它咕噜。

咕噜逐渐长大了，蹒跚的学步也变得灵活而敏捷。我打字的时候，它喜欢盘踞在电脑显示器的上边，不时伸出爪子来掏摸显示器的画面。在它那不可解的小脑袋来，也许觉得这画面一动一动的，是主人在逗它玩吧？若是我打开张图片，它就更加高兴了，歪着头仔细地看，然后伸出毛乎乎的爪子去抓。当然它只能抓到冷冰冰的屏幕，于是它便大惑不解，“咪呜”叫着，发出很严峻的抗议。我就笑着将它抱下来，斥责它猫咪的愚笨，然后赏它半盒极品猫罐头。生活磕磕绊绊，咕噜长大了，我也渐渐从文字中走出。

有时回头想想，人并没有活着，活着的是单独的灵魂或者肉体。灵魂很寂寞，很痛苦，也很欢乐；肉体只管拿勺子舀了一勺勺的



酒肉，喂进空虚的口里。猫咪没有人类那么复杂的灵魂，所以它可以单纯地活着，或者为了午后的蜷睡，或者为了我偶尔奖赏于它的猫罐头，它单纯地活着，美丽而幸福。我呢？我也活在午后的蜷睡和猫罐头中，但我没有猫咪那样的幸福。只因为我没有猫咪那样的单纯。我的灵魂只是慵懒而孤独的，徘徊在落满灰尘的图书馆中。

但我不想这样。或者人需要一点伟大的东西来麻醉自己，让自己能确定出理想，或者只有我不需要。

于是我拿起这支笔，让它再度在砚台中吸吸。我所来的城市有一条江，江上盛开的，是世上最灿烂的云霞，我也想让我的笔下盛开同样的绚烂。我要用自己的方式，构造一个神奇瑰丽、恢宏恣肆的水晶宫殿，让我的朋友，我的猫猫都快乐徜徉于这非非妙境，而我独自蜗居在殿顶的阁楼上，享受造物主的快乐。

这就是我要的快乐。我的肉体早就习惯于晨昏省视，居止行落。它在循规蹈矩中做得万分聪明而灵活，但我的灵魂不同，它桀骜而狂放，尚需要醉醒后最惨烈的放纵，要在云霞中游移，飞扬出层峦般的鳞角，一奋而裂六龙之高标，再奋而摧藐故射之山。

于是我选择了武侠。这是暮阳还是朝日我分辨不清，我只需要这一束光，照亮最深邃处尚蜷缩的灵魂之躯。我要的是最极限的想象，以及最狂野的情绪。大河奔流，我持剑而舞，剑锋染满层层飘起的雾凇。

所以我写《紫昭天音》，写《蜀道闻铃》，写《海之妖》，写《曼荼罗》。我要的不是规矩方圆的文字，我要的是拈花微笑之后的解脱。咕噜每在餍足了饮食之后，就会得意洋洋地梳洗着自己的毛发，直至身上每一处都完美无暇，然后它就会抖动着爪子，很自然、但很优雅地仿佛帝王一般在房间中巡视一周，再缓缓踱到我的腿上或者显示器上，开始懒洋洋的睡眠。这时它极为满足而悠闲，仿佛世界为水晶打造，而它就是水晶最深处闪耀的光。我常常就不禁想它为什么就可以这么幸福？而我为什么就不能？我写这些文字，



无非是想找到我的猫罐头，饕餮之后，便获得这种懒洋洋的幸福。

夜深了，我安眠之后，咕噜却正醒来，它一般会追着自己的乒乓球玩一阵子，然后就爬到窗台上，向着外面望。猫咪实在是很精灵的动物，当它四个月大小的时候，就可以很轻松地跳上一米半高的窗台上了。我也常常奇怪它在望些什么？窗外无非是些来来去去的人，以及被熏染得面目全非的树木，这又有何可看的？但咕噜却看得津津有味兼且万分投入。外面一有些微的风吹草动，它便精神振奋，双目圆睁，似乎出征的将军发现了敌人的踪迹，将要鸣鼓而击之。有时我暂未入睡，躺在床上，看它如许动作，倒也颇有些趣味。或者我的文字们也曾经如咕噜这般，跳在我肉体的窗台上，对着外面的世界张望着。世界对于它们是如此的美丽，它们完全可以忽略掉上面落满的灰尘，看得津津有味兼且万分投入。是该给它们自由了。

我于是意识到我的文字也是群猫咪，一向在膝盖和猫罐头中喂养着。它们单纯地幸福着，但却渴望着外面。或者我不应该敝帚自珍，只束帛自赏，于残灯前得些自我的闲适就够了。公诸于世或者公诸于好才是它们欣然所乐见的。因此我最终也加入了鬻文的行列。这或者也是种解脱，使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猫罐头。

但我始终疑惑咕噜看的并不是世界，而是星光。它时常昂着头，一动不动地呆坐着，我便疑心它在寻找北京上空仅有的依稀星光。这星光或者能引动它恒而久远的血脉中的记忆，那就更像极了我的文字，不管它是诗也好，文也好，学院也好，江湖也好，我总要尽力使它熠熠闪耀着，就如这千年不变的星火一般，垂照我固执着不肯醒来的灵魂。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青鸾衔花上春山	1
第二章	春在昆仑第几泉	9
第三章	海上仙人遥相语	18
第四章	十二层楼载古船	27
第五章	船中佳客颜如玉	36
第六章	雪肤红画耀幽烛	47
第七章	同舟王子美少年	55
第八章	漫垂紫袖结芳菊	63
第九章	魔弦妖弓张满月	71
第十章	千年古屏尘迷灭	80
第十一章	秋波想断珠垂血	89
第十二章	沉海冰轮风敲缺	95
第十三章	离鸾不识去凤狂	105
第十四章	新血如花谢未央	113
第十五章	万花经雨转春色	121
第十六章	秋坟犹似郁金堂	132
第十七章	美人殷勤问棋典	140
第十八章	清电忽灭沉黑管	152
第十九章	碧落天桑荣复枯	159

第二十章	枉劳人间白玉盏	167
第二十一章	春心一线悬成变	176
第二十二章	血池莲华梦中开	185
第二十三章	谁识蜂蝶抱花舞	194
第二十四章	生死歌哭动地来	201
第二十五章	洛女秋魂凌波立	208
第二十六章	疑云声幽涩	216
第二十七章	一战海神泣	223
第二十八章	金风吹天落紫雷	230
第二十九章	花心飞断胭脂湿	241
后记：客栈后的武林		



第一章 青鸾衔花上春山

一春桃花已残。

漫天嫣红随了晨露，飘坠到岸边的几艘画船上。万支睡莲似乎怨恨自己被人力强行催开，索性含了春露，慵倦地倚在水面上。莲花上面的云霞七彩斑斓，一道道横卧着，看上去仿佛湖上叠了数重青山。朝阳的影子零零落落地从这些云彩中透出来，把莫支湖照得美丽而萧索。

莲花深处，渐渐有水声响起，一叶青舟无声无息地向湖心小岛荡去。

那舟并不是很大，通体隐罩在微青的光泽下，似乎是由一整块云英雕成，与水光交相荡漾，看去就如由湖水聚成一般。那船来势轻巧无比，才一晃眼，已从湖的那头来到了小岛上，直似云中羽舟一般轻捷。

如果在别处，有人大清早地看见这样一艘船，一定会以为自己看见鬼了。然而这里却没有人敢这样想。

因为这里是华音阁。而那宛如青云英雕成的船，正是华音阁主的坐船。

这座小岛坐落在华音阁第二大湖的莫支湖中心。其得名似是取《长恨歌》里青鸟自海上仙山传信的典故，然已遥不可考。华音阁地广千里，又以水域为主，这样的小岛如繁星夜璨，遍布其中，看去如蓬莱仙境一般。青鸟岛位于湖水中央，群岛环拱，真如北天上的极星。岛虽然小，然钟灵毓秀，莫支湖仿佛一只千里阔的老蚌，将它轻轻含在嘴中。

神岛敛雾，却如深闺美人，隔帘照影。

八十年来，造访者不过十一人，风物清峻如彼，又怎么会不含怨带



嗔？但名列华音阁十八禁地之最，江湖上最神秘的十六洞天之一的青鸟岛，又有谁敢莽撞闯来？

也不是没有人闯，只不过莫支湖中红了又清，青鸟岛上却从没有不速之客的脚步。

所以，直到如今，就是华音阁中的弟子也很少知道岛上究竟有什么。

然而，这岛上的秘密似乎一眼就可以看透——奇花异卉虽多，但岛上却无可碍目者，放眼望去，几无余物。更显得岛心那间藏青石垒成的凉亭醒目之极。

凉亭无顶，只有四根极粗极高的石柱，柱上密密麻麻地刻满了一种古怪的文字，里边还不时夹杂着各种野兽图腾，爪鬣飞扬，看去十分狰狞。

石柱中央拱卫着一尊两丈余高的西王母石像。

神像表面遍布着一种奇异的纹理，宛如层层绽开了的旋涡，万点幽光就在这些旋涡的中心闪耀，女神仿佛披了一件繁星织成的战衣。

女神宝相庄严，一手持剑，一手合指眉心。虽然女神双目微合，神情安详，然而无论是谁，一旦仰视法相都会不寒而栗，因为一种难以言传的杀意正从女神眉心间迫人而来。

神像前两道青黑的石阶如同一双巨大的手臂，直插入湖波。奇怪的是，水中并没有石像或石阶的一点倒影，只有一圈比别处深了许多的湖水，在阳光下静得发黑。

那艘船就停靠在两道石阶、一圈黑水的中间。

雾气蒸腾而来，小舟与整个青鸟岛都显得有些缥缈。船上缓缓走下了一行人。他们下船的时候，船底的水波纹丝不动，连石阶上厚厚的尘埃也一片不起。江湖上的高手虽然众多，但能做到这一点的，却实在不多。

只有一个人例外。

他看上去还很年轻，一身青衣完全笼罩在朝阳的光芒之下。他只是随意走在最前面，看不出有多高的武功。然而其他的人却对他极为



恭敬，仿佛他走在他们前面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因此他们的神情不仅丝毫没有不自然，反而很甘心，很得意，仿佛他们所追随的已经不是一个人，而是神。

这个人在江湖里的传说中就算不是神，也已相去不远。虽然江湖上见过他的人并不多。

那是因为很少有人有这个福气。

但也许只有白痴，才会没听说过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也很平凡——卓王孙。但倘若加上“华音阁主人”这个名字，那就一点都不平凡了。不但不平凡，而且让人肃然起敬，闻而生畏。

现在这个传说中的人物已经走到了凉亭上，用一种极为闲淡的声音对身后的人道：“可以开始了。”

众人躬身答了声是，两个灰衣人迅速跪行上前，将凉亭的门栏打开，叩头祷祝了片刻。然后起身走到神像两旁，双脚交叉而立，双手在眉心处做了个奇怪的合十动作，嘴唇不断颤动，似在低声祷告着什么。另外两个人也赶紧上前，四人围绕西王母石像，排成一个菱形，用同样的姿势，不住地祷告。

又过了片刻，其中一个突然仰天大喝了一声。“摩诃捺那！”一句古怪的咒语雷鸣般爆出，四人八臂同时伸出，竟然将西王母像紧紧抱住。

西王母像微微震动了一下，又稳稳站住。四人合力上抬，却再难撼动分毫。

四人的脸色逐渐变红，额头上青筋暴出，汗粒从眉际直滚到胸前，似乎十分吃力，足下巨石砌成的地面缓缓下沉，竟被踩出寸许深的足印来。

卓王孙叹了口气，似乎很不屑看手下人的吃力相，抬头望向远处淡淡的白云。他身后的一位红衣女子却显得很有些兴奋，似乎这西王母石像下边，有着她期待已久的秘密。

突然，一阵碎裂的声音响起，四人足下的巨石地板同时爆裂。西王母像缓缓向左边挪动开去，四人一喜，加紧用力，将石像整个搬开。



这时，一道七彩的光晕从西王母足下升腾而出。

王母像下边居然是一条通道，水光滟滟，直通湖底。

那四人跪伏在地上，似乎疲惫不堪，嘴唇旁都有鲜血的痕迹。

要托起两丈高的石像，对于四个武林高手也许并不是很难，但如果那个石像是由东海底玄英谷的石头制成的，就完全不同了。

卓王孙向四人微一挥手，四人立刻从地上爬起来，躬身行礼。红衣女子向四人轻声说了句：“四位辛苦了，请回吧。”几人叩头告辞后，齐齐往后一跳，上了来船后边拖着的一叶小艇。

小艇很小，这四人上船后，每个人都几乎只有一只脚的立足之地。然而，四人却站得比方才西王母的石像还要稳。一人挥掌拍出，凌空击在水面上，小艇箭般标出。那人掌影飘飘，片刻已不见了踪迹。

红衣女子微笑着目送四人离去，只听卓王孙道：“进去罢。”

湖面下到湖底的通道曲曲折折，让人觉察不出陡峭来。通道的四壁俱由透明的水晶石砌成，妙就妙在石与石之间毫无拼合的痕迹——因为那些接缝处全被镶嵌在壁内的无数夜明珠掩盖了。水底虽无阳光，长廊却仍笼罩在一层柔和的彩光里。透过这些光晕，抬眼可见这条走廊外各种五色水族正悠闲游戏。

红衣女子正饶有兴趣地四处打量，突然一群碧蓝色的金鱼，飞快地从两人的足底、头顶游过。

那些金鱼头上顶着一张淡蓝的翼，宛如张开一蓬巨莲，花瓣上点缀着几弯金色的牙状亮点，在水晶光影的映衬下妖艳非常。

红衣女子脸上流露出几许惊讶。这种金鱼名叫龙牙花，是吠陀圣典中孔雀明王爱妃的眼泪所化，一直住在天界那伽池中，千万年来从不曾降世。然而刚才，至少上百头的龙牙花就这样从她眼前游过去，在透明水晶的幻影下，还有一只似乎就要扎进她的怀中。正在惊讶之时，几只号称南海圣王的凤鸳鸯拽着修长的尾翼，优雅地从她手边滑过。

她缓缓前行，不住将自己记忆中的水下奇珍与眼前的对比，无数





传说中的生灵就缓缓地张开自己美丽的鳍翼，从眼前飘然而过，如可触摸，让这位久谙传说典籍的女子也不禁叹为观止。

而卓王孙好似根本没有看这些水底奇景。因为他来这里是为了一件更重要的事。

他加快了步子，一个转弯之后，眼前柔和的光华突然变得耀眼起来，两人已到了一个水晶石垒成的小型宫殿中。殿里四处呈列着六尺多高的珊瑚，枝条扶疏，华光耀眼。半球形的穹顶外，更多五彩斑斓的鱼如散落花，向两人纷纷扬扬地撒来。

然而红衣女子的眼睛再也没有瞥那些游鱼一眼，只是怔怔地瞪着前方，过了好久才费力地眨了一下——她见到了一生中永远难忘的一幕。

穹顶的正下方，是一方用整块玄英石雕成的莲池，足有半人多高，池中浸着一种淡蓝色的液体——也许是一种极细的颗粒——正在像流沙一般缓缓流动，不时闪出一点点幽艳的光泽。而蓝色流沙中，沉睡着一只人鱼——美人鱼。

她足有一丈长的黑发水藻般漂浮在她身旁，碧绿色的睫毛轻轻覆盖上她嫣红的双颊，脸上却笼着一层蓝色的幽光。

她修长的手臂交叉在胸前，有意无意地半掩着赤裸的胸脯，如同所有沉睡的美少女一样，恬静的姿态中藏着诱人的妩媚。然而那纤细的腰肢之下，却少一双修长美丽的腿——只有一条蓝色的尾鳍，一直伸展到池底。

她半个身子沉入那些淡蓝的液体中，脸上带着静默的微笑，似乎亘古以来就已沉睡在那里，而且还要如此沉睡下去。就算星河变异，岁月流转，她梦中恬美的笑容都将永存于兹。

卓王孙轻唤道：

“星涟。”

声音不高，他身后的红衣女子如梦初醒般抬起了头，再看时，那条人鱼似乎也听到了卓王孙的召唤，环在池底的尾鳍微微动了动。只听水波温柔地一响，伴着那条人鱼轻轻的一声叹息，蓝光微闪，她竟睁开



眼睛，坐了起来。

她似乎还没有完全睡醒，微微偏着头，有些惊惧又有些娇嗔地望着唤醒她的人。

她投来的眼波是如此的蓝，只要化开一滴，就是整个大海。

她突然开口道：“主人，你终于来了。”

声音有些生涩，像是很久没有说过话了。

红衣女子禁不住讶然失声，似乎没想到人鱼竟能说话，她伸手握住卓王孙的衣袖：“先生！”

那条人鱼似乎也没想到还有第二个人在此，猛地受惊，整个身子往池底一沉，那片蓝色的尾鳍在水面拍开一朵浪花，就沉入了水底。

卓王孙道：“你不用害怕。她名相思，司职本阁上弦月主。”

那叫星涟的人鱼在水下笑了一声，一仰头破水而出，一头长发散开如花。她笑道：“是，主人，星涟刚才失礼了……我自己长成这个丑怪的样子，也难怪别人害怕。”她凝视着相思，脸上的笑容一点点消散，深蓝的眼睛中突然暴出一股凶光，又立消失了。

相思惊得退了一步，轻声道：“不，不是，你……很好看，是我一时……”

卓王孙打断她，对星涟道：“你叫我主人，但是你应该没有见过我。”

星涟已经恢复了微笑，回头道：“是的，上次我被人唤醒的时候，已经是十年前了，那时您还不在这里，不过如今您能进这里来，就意味着已经是我的新主人了。”

卓王孙道：“那你应该知道我找你做什么。”

星涟向前游了一点，双手轻轻趴在池壁上，对卓王孙点头道：“我知道。主人，可以开始了么？”

卓王孙轻一抬手，示意她可以开始。

只见星涟嫣然一笑，猛地往后一仰，已将一头长发拢在脑后。然后借助划水之力，渐渐在水中立直了身体。水光潋荡摇曳，她猝然阖眼，双手往身前一拨，倏地在胸前合拢，竟然做了一个和刚才那四个人同



样的合十的姿势。一刹那间，她指尖数划出的道道蓝光顿时在水中绕着她的十指旋转起来。

相思猛地想起了什么，脸色顿时变得苍白。

她终于想起，这条人鱼原来就是传说中青鸟族仅存的三位传人之
一，星涟。也是华音阁——或者全天下最后的预言者。



第二章 春在昆仑第几泉

青鸟族的传说流传甚广，却又莫衷一是。无数的记载浩如烟海却又最终都语焉不详。号称华音阁博学第一的月写意当年为了取得侍书仙子的职位，还曾经花了三个月作了一篇《隋末青鸟族传说源流考》的论文交给上师，结果最终因为材料太简略而惨遭重修。比较一致的说法是青鸟族是昆仑山下一个部族，信奉女神西王母，自称始祖为西王母的使者青鸟。其族中并无男丁，只有女子。每到一定时候，她们就会发动战争，在昆仑山中掠夺各部族最优秀的男子，强行交合繁殖。青鸟族长一生足不出户，藏身在血池中，向族人预言天下大事。传说其预言有洞悉天地变化，山河改易的威力。

千万年来，青鸟族长的预言从未失准过，几次天灾地劫后附近的部族都荡然无存，惟有青鸟族势力越来越大，附近的不少部族都信奉其为神，最后居然发展成昆仑神山第一大邪族。其极盛之时，族人称霸西域，声势波及中原。

虽然青鸟族与中原武林河水不犯井水，但华夏各路英雄都视其为邪魔外道。原因除了她们凶残好战之外，更在于其族长怪异的继承方式。这种方式在历史上只留下了零星记载，但已足够让人毛骨悚然。

传说，那是一种古怪的血祭。

青鸟族的力量就来自于他们的血液。因为他们的血液不是人的血液，是西王母独自在昆仑之巅修炼时，用月光割开手腕——三滴血，化作三只青鸟，到人间传播西王母的恩泽。